

朱弁

曲洧舊聞

鄭剛中

西征道里記

洪皓

松漠紀聞

蘇籀

欒城先生遺言

龔明之

中吳紀聞

全宋筆記

第三編 七

大象出版社

全宋筆記

第三編
七

大象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全宋筆記. 第三編 七/朱易安 傅璇琮等主編.
—鄭州:大象出版社,2008.1
ISBN 978-7-5347-4898-1

I. 全… II. ①朱…②傅… III. 筆記—中國
—宋代—選集 IV. Z429.44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7)第 177748 號

全宋筆記		第三編 七	
特約編輯	陳新	責任編輯	郭一凡
整體設計	張勝	出版發行	大象出版社
出版發行	鄭州市經七路25號(450002)	製版	上海杰申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印刷	河南第一新華印刷廠	版次	2008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開本	640×960 1/16	印張	18.5
字數	176千字	印數	2000冊
定價	52.00元		

顧問 王水照 朱瑞熙 徐規

主編 朱易安 傅璇琮 周常林 戴建國（常務）

編纂委員會（以姓氏筆劃爲序）

朱易安 李亞娜 周常林 俞鋼 查清華 耿相新

徐時儀 陳新 張劍光 傅璇琮 虞雲國 戴建國

本編執行主編 戴建國

目 錄

曲洧舊聞	朱弁撰	一
西征道里記	鄭剛中撰	九三
松漠紀聞	洪皓撰	一一一
樂城先生遺言	蘇籀撰	一四七
中吳紀聞	龔明之撰	一六三

◎ 朱

弁撰

曲洧舊聞

張劍光

整理

點校說明

《曲洧舊聞》十卷，南宋朱弁撰。朱弁（？——一一四四），字少章，號觀如居士，徽州婺源人。約生於北宋神宗年間。弱冠入太學，補內舍生。靖康之難，朱弁妻、兒死於兵火，自己南歸至揚州，授修武郎、閤門宣贊舍人。高宗建炎元年（一一二七），以通問副使出使金國，金脅迫其仕偽齊，不屈，被扣雲中十七年始歸。時秦檜當國，被排擠，主管佑神觀。著述甚豐，除本書外，還有《風月堂詩話》、《聘遊集》、《尚書直解》、《奏議》、《續快敵說》、《雜書》、《新鄭舊詩》、《南歸詩文》，以及與洪光弼、張才彥合作的《輶軒唱和集》。

《四庫全書總目》認為本書可能寫作於作者留金期間，是將自己瞭解的政壇佚事奇聞記錄下來，備史家採擇。內容一是追述北宋朝廷政事。《四庫全書總目》說此書「多記當時祖宗盛德及諸名臣言行，而於王安石之變法、蔡京之紹述，分朋角立之故，言之尤詳。蓋意在申明北宋一代興衰治亂之由，深於史事有補，實非小說家流也」。如關於太祖趙匡胤陳橋兵變、真宗章獻明肅皇后垂簾聽政、哲宗即位等內容，與他書多有不同。另一內容是對前代及當朝文壇軼聞的記敘和評析，如關於王安石、蘇東坡、歐陽修等人的記載，常有他書不見的材料。此外，還記錄了一些地區的名勝物產，這些十分珍貴的資料對研究北宋歷史有很大幫助，不失為是一部史料價值較

高的野史筆記。

本書尤衮《遂初堂書目》和陳振孫《直齋書錄解題》已有著錄，傳本較多，自宋、明以來有十卷本和四卷本、二卷本、一卷本等多種版本流傳。本次校點，選用了較為完整且刊刻較精的知不足齋十卷本作爲底本。爲保持版本原貌，知不足齋本在文中有部分小字校注，予以保存。另外，我們使用了多種不同卷數的版本作爲參校本，主要有：沈敕楚山書屋刊於嘉靖三十四年的嘉靖本、源自嘉靖本的《寶顏堂秘笈》本、源自于宋槧影鈔臨安府太廟前尹家書籍鋪本的《四庫全書》文淵閣本、清嘉慶十年照曠閣《學津討源》本、涵芬樓和宛委山堂兩種《說郛》本。此外，還參考了已有的一些點校本，如中華書局孔凡禮點校本、上海古籍出版社《宋元筆記小說大觀》王根林標點本等。

卷一

【一】

有司將搜捕主僧悉令登閣

「搜」，《學津討原》本

（以下稱學本）作「收」；

「悉」，學本作「急」。

【二】

見蟲網絲布滿其上

「蟲」，涵芬樓本《說郛》弓

四一作「蛛」。

太祖皇帝在周朝，受命北討。至陳橋，爲三軍推戴。時杜太后眷屬以下盡在定力院，

有司將搜捕，主僧悉令登閣【一】，而固其扃鑰。俄而大搜索，主僧給云：「皆散走，不知所之矣。」甲士入寺，陞梯，且發鑰，見蟲網絲布滿其上【二】，而塵埃凝積，若累年不曾開者，乃相告曰：「是安得有人！」遂皆返去。有頃，太祖已踐祚矣。

太祖皇帝抱帝王雄偉之姿，殆出於生知天縱，其所注措，初不與《六經》謀，而自然相合。晁以道云：「曾子固元豐中奉詔作論，論成，以吾觀之，殊未盡善。某嘗謂太祖有二十事，皆前代所無，出於聖斷而爲萬世利者，今《實錄》中略可數也。惜乎子固不及此，吾所深惜也。」

太祖皇帝龍潛時，雖屢以善兵立奇功，而天性不好殺。故受命之後，其取江南也，戒曹秦王、潘鄭王曰：「江南本無罪，但以朕欲大一統，容他不得。卿等至彼，慎勿殺人。」曹、潘兵臨城，久之不下，乃草奏曰：「兵久無功，不殺無以立威。」太祖覽之，赫然批還其奏，曰：「朕寧不得江南，不可輒殺人也。」逮批詔到，而城已破。契勘城破，乃批奏狀之日也。天人相感之理，不亦異哉。其後革輅至太原，亦徇於師曰：「朕今取河東，誓不殺

一人。」大哉仁乎！自古應天命、一四海之君，未嘗有是言也。

太祖皇帝即位後，車駕初出，過大溪橋，飛矢中黃繖，禁衛驚駭。帝披其胸，笑曰：「教射，教射。」既還內，左右密啓捕賊，帝不聽。久之，亦無事。

建隆間，竹木務監官患所積材植長短不齊，奏乞翦截俾齊整。太祖批其狀曰：「汝手足指寧無長短乎？胡不截之使齊！長者任其自長，短者任其自短。」御批，宣和中予親戚猶有見者。

五代以前官制及士大夫碑碣，竝不見有場務監官。太祖親見所在場務，多是藩鎮差牙校，不立程課法式，公肆誅剝，全無誰何，百姓不勝其弊。故建隆以來，置官監臨，制度一新，利歸公上，官不擾而民無害，至今便之。

國初，宰執大臣有前朝與太祖俱北面事周，仍多出己上。一日即位，無所易置，左右驅使皆委靡聽順，無一人敢偃蹇者。始聽政，有司承舊例，設宰相以下坐次，即叱去之。如太陽東升，焜耀萬物，無敢仰視者。蓋其天姿聖度，果爲命代真主，豈容測度哉！

五代割據，干戈相侵，不勝其苦。有一僧雖佯狂，而言多奇中。嘗謂人曰：「汝等望太平甚切，若要太平，須待定光佛出世始得。」至太祖一天下，皆以爲定光佛後身者，蓋用此僧之語也。

世傳太祖將禪位於太宗，獨趙韓王密有所啓，太祖以重違太母之約，不聽。太宗即

位，入盧多遜之言，怒甚，召至闕而詰之。韓王曰：「先帝若聽臣言，則今日不睹聖明。然先帝已錯，陛下不得再錯。」太宗首肯者久之，韓王由是復用。

【三】

牛行王相 《寶顏堂秘笈》本（以下稱寶本）、學本作「王文正旦」。

【四】

萬而有一患生意表「生意表」，四庫本作「生於意表」，寶本、學本作「生於意外」。

【五】

王公追思其言「王公」，四庫本作「牛行王相」。

【六】

求文靖畫像「求」，四庫本作「因懸」。

山陽郡城有金子巷，莫曉其得名之意。予見郡人言：父老相傳，太祖皇帝從周世宗取楚州，州人力抗周師，踰時不下。既克，世宗命屠其城。太祖至此巷，適見一婦人斷首在道臥，而身下兒猶持其乳吮之。太祖惻然爲返，命收其兒，置乳媪鞠養巷中，居人因此獲免，乃號「因子巷」。歲久語譌，遂以爲「金」，而少有知者。

內中酒，蓋用蒲中酒法也。太祖微時喜飲之，即位後令蒲中進其方，至今用而不改。

真宗皇帝因元夕御樓觀燈，見都人熙熙，舉酒屬宰執曰：「祖宗創業艱難，朕今獲覩太平，與卿等同慶。」宰執稱賀，皆飲醺，獨李文靖沆終觴不懌。明日，牛行王相問其所，以「三」，且曰：「上昨日宣勸懽甚，公不肯少有將順，何也？」文靖曰：「『太平』二字，嘗恐諛佞之臣以之藉口干進，今人主自用此誇耀臣下，則忠鯁何由以進？既謂『太平』，則求祥瑞，而封禪之說進，若必爲之，則耗帑藏而輕民力，萬而有一患生意表【四】，則何以支梧？沆老矣，茲事必不親見，參政他日當之矣。」其後，四方奏祥瑞無虛日，東封西祀，講求典禮，紛然不可遏。王公追思其言【五】，歎曰：「李文靖真聖人也！」求文靖畫像【六】，置於書室中而日拜之。予屢見前輩說此，詢於兩家子孫，其言皆同。

真宗問王文正曰：「祖宗時有祕識，云『南人不可作宰相』，此豈立賢無方之義乎？」

文正對曰：「立賢雖曰無方，要之賢然後可。」是時方大用王文穆，或以此爲言，而不知此識乃驗於近世，而不在文穆也。

祥符中，天書降，有旨云：「可示晁迥。」迥云：「臣讀世閒書，識字有數，豈能識天上書？」定陵屢欲用爲宰執，用事者忌之而止。迥，即文元公也。

王文正爲參知政事，嫉丁晉公姦邪，屢欲開陳，以宰執同對，未果。每閒暇與晉公語，色欲言而輒止者數四。晉公詰之，文正曰：「弟某當遠官，而老母鍾愛〔七〕，茲事頗亂方寸也。」晉公曰：「公可留身面陳其事，得旨，吾曹亟奉行爾。」明日，宰執退，而文正獨留。晉公悟，悔之不及。文正具陳謂姦邪，簾幃嘉納。丁自此黜，士論莫不快之。

仁宗皇帝至誠納諫，自古帝王無可比者。一日，朝退至寢殿，不脫御袍，去幘頭，曰：「頭痒甚矣，疾喚梳頭者來。」及內夫人至，方理髮次，見御懷中有文字，問曰：「官家是何文字？」帝曰：「乃臺諫章疏也。」問：「所言何事？」曰：「霖淫久，恐陰盛之罰。嬪御太多，宜少裁減。」掌梳頭者曰：「兩府、兩制家中各有歌舞，官職稍如意，往往增置不已。官家根底剩有一兩人，則言陰盛須待減去，只教渠輩取快活。」帝不語。久之，又問曰：「所言必行乎？」曰：「臺諫之言，豈敢不行？」又曰：「若果行，請以奴奴爲首。」蓋恃帝寵也。帝起，遂呼老中貴及夫人掌宮籍者〔八〕，攜籍過後苑。有旨戒閹者云：「雖皇后不得過此門來。」良久降指揮，自某人以下三十人，盡放出宮，臥房所有〔九〕，

寶本乙。

臥房所有 「臥房」原作

「房臥」，據四庫本、學本、

寶本乙。

各隨身不得隱落，仍取內東門出盡文字回奏。時迫進膳，慈聖慮帝御匕箸後時，亟遣，莫敢少稽滯。既而奏到，帝方就食。終食，慈聖不敢發問。食罷進茶，慈聖云：「掌梳頭者是官家常所嬖愛，奈何作第一名遣之？」帝曰：「此人勸我拒諫，豈宜置左右？」慈聖由是密戒嬪侍：「勿妄言，無預外事。汝見掌梳頭者乎？官家不汝容也。」

唐質肅公在諫垣日，仁宗密令圖其像，置溫成閣中，御題曰「右正言唐介。」時猶衣綠，外庭不知。逮質肅薨於位，裕陵澆奠，索畫影看曰：「此不見後生日精神。」乃以此畫像賜其家人，始知之。乃歎仁宗之用意，深不可及也。

昭陵時，京東路有一鎮，其戶繁盛，在本路爲最。大臣建言，請增置監臨官，下漕司相度。及問本鎮願與不願，父老既欣然，所由官司次第保明聞奏【一〇】。比進呈取旨，昭陵思之良久，曰：「恐動漕司歲計，遂別生事，因爲民患。」止而不行。大矣哉，昭陵之愛民也深矣！或云歷下一鎮。

或有薦宋莒公兄弟可大用，昭陵曰：「大者可，小者每上殿來，則廷臣更無一人是者。」已而莒公果作相，而景文竟以翰長卒於位。

仁宗皇帝嘗言，尊號非古也，自寶元之郊，詔羣臣毋得以請，殆二十年。嘉祐四年孟冬，丞相又欲因此上尊號，宋景文曰：「卻尊號，甚盛德也。臣下乃欲舉陛下所不用之故事，是一日受虛名，而損實美也。」上曰：「我意正如是。」於是遂止【一一】。

【一〇】

所由官司次第保明聞奏
「所由」，四庫本作「由所
在」。

【一一】

於是遂止 此句後四庫
本、學本、寶本有小字注
「按嘉祐四年富弼韓琦作
相」。

范諷知開封府日，有富民自陳爲子娶婦已三日矣，禁中有指揮令人見，今半月無消息。諷曰：「汝不妄乎？如實有茲事，可只在此等候也。」諷即乞對，具以民言聞奏，且曰：「陛下不邇聲色，中外共知，豈宜有此？況民婦既成禮而強取之，何以示天下！」仁宗曰：「皇后曾言近有進一女，姿色頗得，朕猶未見也。」諷曰：「果如此，願即付臣，無爲近習所欺，而怨謗歸陛下也。臣乞於榻前交割此女，歸府面授訴者。不然，陛下之謗難户晓也。且臣適以許之矣。」仁宗乃降旨，取其女與諷，諷遂下殿。或言諷在當時，初不以直聲聞，而能如此，蓋遇好時節，人人爭做好事，不以爲難也。

張堯佐除宣徽使，以廷論未諧，遂止。久之，上以溫成故，欲申前命。一日，將御朝，溫成送至殿門，撫背曰：「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。」上曰：「得，得。」既降旨，包拯乞對，大陳其不可，反覆數百言，音吐憤激，唾濺帝面，帝卒爲罷之。溫成遣小黃門次第探伺，知拯犯顏切直，迎拜謝過。帝舉袖拭面曰：「中丞向前說話，直唾我面。汝只管要宣徽使、宣徽使，汝豈不知包拯是御史中丞乎！」

張康節爲御史中丞，論宰執不已。上曰：「卿孤寒，殊不自爲地。」康節曰：「臣自布衣叨冒至此，有陛下爲知己，安得謂之孤寒。陛下今日便是孤寒也。」上驚而問其故，康節曰：「內自左右近習，外至公卿大臣，無一人忠於陛下者。陛下不自謂孤寒，而反謂臣爲孤寒，臣所未喻也。」當時有「三真」之語，謂富、韓二公爲真宰相，歐公爲真內翰，而康

【一二】

得得 涵芬樓本《說郭》
易四一作「記得」。

節爲真御史也。

宋子京《西征東歸錄》載云：「知成都陞辭日，面請聖訓，上曰：『鎮靜。』」子京自著其事，曰：「語簡而意盡，於治蜀尤得其要，真聖人之言也。」

仁宗於科舉尤軫聖慮，孜孜然惟恐失一寒畯也。每至廷試之年，其所出三題，有大臣在三京與近畿州郡者，多密遣中使往取之。然猶疑其或泄也，如「民監」本是詩題，「王者通天地人」本是論題，皆臨時易之。前代帝王閒有留意於取士，然未有若是者也。

仁宗儉德，殆本於天性，尤好服浣濯之衣。當未明求衣之時，嬪御私易新衣以進，聞其聲，輒推去之。遇浣濯，隨破隨補，將徧猶不肯易。左右指以相告，或以爲笑，不恤也。當時不惟化行六宮，凡命婦人見，皆以盛飾爲恥，風動四方，民日以富。比之崇儉之詔屢挂牆壁，而汰侈不少衰，蓋有閒也。

仁宗時，最先言立皇嗣者，明州鄞縣尉，不記姓名。晁以道嘗爲予言，閱歲久，又經此喪亂，若史家又復不載，可惜也。

慈聖識慮過人遠甚。仁宗一夕飲酒溫成閣中，極懽而酒告竭，夜漏向晨矣，求酒不已。慈聖云：「此閒亦無有。」左右曰：「酒尚有而云無，何也？」答曰：「上飲懽，必過度，萬一以過度而致疾，歸咎於我，我何以自明？」翼日，果服藥，言者乃歎服。

予在太學時，見人言，仁宗時蜀中一舉子獻詩於成都府某人，忘其姓名，云：「把斷

【一三】

不釐事務 「事」原無，據

嘉靖本、四庫本、寶本、學

本、宛委山堂本《說郛》卷

三七增。

劔門燒棧閣，成都別是一乾坤。」知府械其人付獄，表上其事。仁宗曰：「此乃老秀才急於仕宦而爲之，不足治也。可授以司戶參軍，不釐事務【二三】，處於遠小郡。」其人到任不一年，慙慙而死。

昭陵謹惜名器，而於改官之法尤軫聖慮。胡宗炎以應格引見，上驚其年少，舉官踰三倍。最後閱其家狀，云「父宿，見任翰林學士」，乃歎曰：「寒峻安得不沈滯！」遂降指揮，令更候一任與改合人官。

李肅之公明，文定公子也，在三司論事切直，仁宗嘉納。歐公以簡賀之，甚有稱賞之語，公明喜曰：「歐公平日書疏往來，未嘗呼我字也，此簡遂以字呼我。人之作好事，安可不勉哉！」

盛文肅在翰苑日，昭陵嘗召人面諭：「近日亢旱，禱而不應，朕當痛自咎責。詔求民間疾苦，卿只就此草詔，庶幾可以商量，不欲進本往復也。」文肅奏曰：「臣體肥，不能伏地作字，乞賜一平面子。」上從之。逮傳旨下有司，而平面子至，則詔已成矣。上覽之，嘉其如所欲而敏速，更不易一字。或曰：「文肅屬文思遲，乞平面子，蓋亦善用其短也。」

盛文肅鎮廣陵，蘇參政某客遊過之。嘗獻書，文肅一覽大喜，曰：「觀君之才，宜應制科。」對曰：「下走竊亦有此志，顧朝夕之養是急，不得三年讀書工夫耳。」文肅曰：「吾有圭田租八百斛，可以成君此志也。」蘇亦不辭。文肅乃薦之，歸朝，又於公卿間爲之延譽。後三年，遂中制科。前輩成就人有如此者。